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外国文学 * 雪 国

WUEN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外国文学 雪国

原著 川端康成 [日]

译编 朱孟良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外国文学部分/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204-06840-8

I.学… II.刘… III.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119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穿过县境上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大地一片莹白。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

姑娘从对面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放下岛村前面的车窗，顿时卷进一股凛冽的寒气。姑娘投身窗外，朝远处喊道：

“站长先生！站长先生！”

一个男人提着灯，慢腾腾地踏雪走来，围巾连鼻子都包住了，帽子的皮护耳垂在两边。

岛村眺望窗外，心想，竟这么冷了么？只见疏疏落落的几间木板房，像是铁路员工的宿舍，瑟缩在山脚下。不等火车开到那里，雪光就给黑暗吞没了。

“站长先生，是我。您好！”

“哦，是叶子姑娘！回家吗？天儿又冷起来啦。”

“听说我弟弟这次派到这儿来工作，承您照顾啦。”

“好说好说，他干活很卖力。这往后就要忙起来了，去年下大雪，常常闹雪崩，火车进退不得，村里也忙着送茶送饭的。”

“站长先生，我弟弟就请您多照应，一切拜托了。”

她的声音，美得不胜悲凉，那么激扬清越，仿佛雪夜里会传来回声似的。

火车开动了，她仍旧没从窗口缩回身子。等火车渐渐赶上在轨道旁行走的站长时，她喊道：

“站长先生，请转告我弟弟，叫他下次休息时，回家一趟。”

“好吧——”站长高声答应着。

这些县境上的山，经常备有三辆扫雪车，以供下雪天之用。隧道的南北两端，已架好雪崩警报电线，还配备了五千名清雪民夫，再加上二千名青年消防员，随时可以出动。

岛村得知这姑娘名叫叶子，她弟弟打冬天起，便在这行将被大雪掩埋的信号所干活。他对她越发感兴趣了。

然而，称她“姑娘”，不过是岛村自己忖度罢了。同行的那个男子是她什么人，岛村自然无从知道。两人的举止虽然形同夫妻，但是，男的显然是个病人。同生病的人相处，男女间的拘谨易于消除，照料得越是周到，看着便越像夫妻。

岛村只是就她本人而论，凭她外表上给人的印象，便擅自认为她是姑娘而已。或许是因为自己用异样目光观察得太久，结果把自己的伤感也掺杂了进去。

三个小时之前，岛村为了解闷，端详着左手的食指，摩娑不已。结果，从这只手指上，竟能活灵活现地感知即将前去相会的那个女人。他越是想回忆得清些，便越是无从捉摸，反更觉得模糊不清了。在依稀的记忆中，只有这个指头还残留一丝湿润的感受，把自己的思绪引向那个遥远

的女人身边。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时时把手指凑近鼻子闻闻。无意之中，这个指头在玻璃窗上画一条线，上面分明照见女人的一只眼睛，他惊得差点失声叫出来。等他定神一看，不是别人，原来是对面座位上那位姑娘映在玻璃上的影子。窗外，天色垂暮；车中，灯光明亮。窗上玻璃便成了一面镜子。但是暖气很热，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手指没有擦拭之前，这块镜子不起作用。

单单映出星眸一点，恰恰显得格外迷人。岛村把脸靠近车窗，摆出一副旅愁模样，装作要看薄暮景色，用手掌摸着玻璃。

姑娘恰好坐在岛村的斜对面，本可以劈面看见她，但是他俩刚上车时，岛村看到姑娘那种冷艳的美，暗自吃了一惊，不由得低头垂目；蓦地瞥见那男人一只青黄的手，紧紧攥着姑娘的手，岛村更觉得不好意思再去多看。

镜子的衬底，是流动着的黄昏景色，就是说，镜面的映像同镜底的景物，恰像电影上的叠印一般，不断地变换。出场人物与背景之间毫无关连。人物是透明的幻影，背景则是朦胧逝去的月暮野景，两者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不似人间的象征世界。尤其是姑娘的脸庞上，叠现出寒山灯火的刹那间，真是美得无可形容，岛村的心灵都为之震颤。

远山的天空还残留一抹淡淡的晚霞。隔窗眺望，远处的风物依旧轮廓分明，只是色调已经消失殆尽。正因为没有什么尚堪娱目的东西，反倒激起一股莫名的惆怅，无疑是因为姑娘的面庞浮现在玻璃上的缘故。

映出她身姿的那方镜面，虽然挡住了窗外的景物，可是在她轮廓周围，接连不断地闪过黄昏的景色，所以姑娘的面影好似透明一般。那果真是透明的么？其实是一种错觉。在她脸背后疾逝的垂暮景色，仿佛是从前面飞掠过去，快得令人无法辨认。

车厢里灯光昏暗不亮，窗玻璃照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及镜子清晰，因为没有反射的缘故。所以岛村看着看着，便渐渐忘却玻璃之存在，竟认为姑娘是浮现在流动的暮色之中。

这时，在她脸盘的位置上，亮起一盏灯火，窗外的灯光也暗得抹煞不了镜中的映像。灯火在她脸上闪烁，却没能将她的面孔照亮。那是远远的一点寒光，在她眸子周围若明若暗地闪亮。当姑娘的星眸同灯火重合叠印的一刹那，她的眼珠儿便像美丽撩人的萤火虫，飞舞在傍晚的波浪之间。

叶子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给别人这么打量。她的心思全放在病人身上。即便转过头来朝着岛村，也不可能望见自己映在窗玻璃上的身影，恐怕更不会去留意一个眺望窗外的男人了。

车过信号所后，窗外一片漆黑。移动的风景一旦隐没，镜子的魅力也随之消失。尽管叶子那姣好的面庞依然映在窗上，举止依旧那么温婉，岛村却在她身上发现一种凛然的冷漠，哪怕镜子模糊起来也懒得去擦了。

然而，事隔半小时之后，出乎意料的是，叶子他们竟

和岛村在同一个站下车。

叶子照料的那个病人，竟是岛村前来相会的那个女人家的少爷。岛村心里不觉一动，可是，对这次巧遇并不感到怎么奇怪。

滑雪季节之前，温泉旅馆里客人最少。岛村从室内温泉上来时，整个旅馆已睡得静悄悄的。在陈旧的走廊上，每走一步，玻璃门便跟着振动，在走廊那头账房的拐角处，一个女人长身玉立，和服的下摆拖在冰冷黑亮的地板上。

一见那衣服下摆，岛村不由得一怔，心想，毕竟还是当艺妓了。她既没有朝这边走过来，也没屈身表示迎候，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远远看去，仍能感到她的一番真情。岛村急忙走过去，默默无言地站在她身旁。她脸上搽了很厚一层的白粉，想要向他微笑，反而弄成一副哭相。结果两人谁都没说什么，只是向房间走去。

在她面前，岛村尽管有些情怯，但仍然沉浸在一种甜蜜的喜悦之中。走到楼梯口时，岛村突然把竖着食指的左拳伸到她面前说：

“这家伙最记得你呐。”

“是么？”说着便捏住他的指头不肯松开，拉他上了楼梯。

在暖笼前一松开手，她的脸刷地红到脖子。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又连忙抓起岛村的手说：

“是这个记得我。是么？”

“不是右手，是这只手。”岛村从她掌心里抽出右手，插

进暖笼里，又伸出左拳。她若无其事地说：

“嗯，我知道。”

她抿着嘴笑，掰开岛村的拳头，把脸贴在上面。

“东京还没下雪么？”

“你上一次虽然那么说，毕竟不是由衷之言。要不然，谁会在年底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

上一次——正是雪崩的危险期已过，新绿滴翠的登山季节。

饭桌上不久就尝不到木通的嫩叶了。

终日无所事事的岛村，不知不觉对自己也变得玩世不恭起来。为了唤回那失去的真诚，他想最好是爬山。所以，便常常独自个儿往山上跑，在县境的群山里耽了七天。那天晚上，他下山到这个温泉村，便要人替他叫个艺妓来。而那天正赶上修路工程落成典礼，村里十分热闹，连兼做戏园的蜚仓都当了宴会的场所。所以，女佣说，十二三个艺妓本来就忙不过来，今天恐怕叫不来。不过师傅家的姑娘，虽然去宴席上帮忙，顶多跳上二三个舞就会回来的，说不定她倒能来。岛村便又打听姑娘的事。女佣说，那姑娘住在教三弦和舞蹈的师傅家里，虽然不是艺妓，逢到大的宴会等场合，偶尔也应邀去帮忙。此地没有雏妓，多是些不愿起来跳舞的半老徐娘，所以年轻姑娘就给当成了宝贝。她难得一个人来旅馆应酬客人，但也不完全是本分人家的姑娘。

过了一个来小时，女佣把那姑娘带来了。姑娘给人的印象，是出奇的洁净。使人觉得恐怕连脚丫缝儿都那么干净。

打扮虽然有点艺妓的风致，但和服下摆毕竟没有拖在地上，柔和的单衣穿得齐齐整整。只有腰带不大相称，好像挺贵重似的。

姑娘却坦直地说起自己的身世。她原生在这个雪国，在东京当女侍陪酒的时候，被人赎出身来。本想日后当个日本舞的师傅借以立身处世，没想到，那位孤老一年半之后便过世了。她说她今年十九岁，人看上去倒有二十一二了。岛村一上来就当她是好人家的女儿看。再说他在山里有一个星期没怎么和人交谈，正是一腔热忱，对人充满眷恋之情。所以，对这姑娘，首先便有种近乎友情的好感，把山居寂寥的情怀，寄托在姑娘身上了。

第二天下午，姑娘把洗澡用具放在走廊上，到他房间里来玩。

不等她坐定，岛村冷不防地提出要她帮着找个艺妓。

“你要我帮忙？”

“这还不明白？”

“你真是！我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你会求我这种事儿。”

她愠怒地站起来走到窗旁，眺望县境上的群山。不一会儿，两颊绯红地说：

“这儿没那种人。”

“瞎说！”

“真的嘛！”说着一扭腰，坐到窗台上。又说：

“你可真行，居然拿这种事儿来求我。”

“这又有什么呢？我上山把身体练结实了，脑子却不大清爽，就连跟你也不能痛痛快快地说话。”

“我再也不来了。”

“胡说！”

“真的，不来了。来做什么呢？”

“我是想和你清清白白做个朋友，所以不想怎么你。”

“这是怎么说的！”

“要是有了那种事儿，说不定赶明儿连你的面都不愿意见了。哪里还有兴致同你聊天！我打山上到村里来，就是为了想跟人亲近亲近，所以跟你才正正经经的。不过，我毕竟是个天涯倦旅的游子呀！”

“嗯，这倒是真话。”

无论如何她总还不是风尘中人。他即便要找女人，总可以用问心无愧的方法，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何至于来求她，她太洁净了。乍一见到她，岛村就把那种事儿同她分开了。

再说，他那时对夏天到哪儿去避暑，尚委决不下，正考虑要不要把家眷也带到这温泉村来。幸而这女郎不是风尘中人，可以请她给太太做伴，无聊时还可以跟她学段舞蹈解解闷。他确实是这么真心打算来着。

以岛村现在的心境而论，不仅不想跟什么不清不白的女人纠缠，恐怕对人也有一种不切实际的看法，如同端详

夜色朦胧里映在车窗上的女郎一样。

他对西洋舞蹈的趣味也是如此。他所欣赏的，并不是舞蹈家灵活的肉体所表演的舞蹈艺术，而是根据西方的文字和照片所虚幻出来的舞蹈，就如同迷恋一位不曾见过面的女人一样。由于他不时写些介绍西洋舞蹈的文字，好歹也忝列文人之属，有时不免自我解嘲。但是对于没有职业的他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慰藉。

岛村关于日本舞蹈的一席话，居然促使女郎跟他亲近起来。可以说，他的这些知识，到这时才算派上用场。不过，说不定岛村无意间，仍像对待西洋舞那样看待这姑娘。

所以，看到自己那番含着淡淡的旅愁的话，竟触动姑娘生活中的隐痛，便觉得好像欺骗了她，不免有些内疚。于是他说：

“这样的话，下次我把家眷带来，便可无所顾忌地同你畅游了。”

“嗯，这我都明白。”姑娘脸上带着微笑，又多少拿出艺妓那种嘻嘻哈哈的口气说，“我也喜欢那样，淡泊一些倒能持久。”

“所以，你得给我叫一个。”

“现在？”

“嗯。”

“这是怎么说的！大白天的，叫人怎么开得了口！”

“别人挑剩的，可不要！”

“你怎么说这种话！要是你把这温泉村当成唯利是图的

地方，那可就错了。看看村里的情形，你难道还不明白？”她好像挺惊讶，竟一本正经地强调本地没有那种女人。

岛村终日无所事事，想寻求一种保护色的心思，也是人情之常，所以旅途中对各处的人情风俗，有种本能的敏感。从山上一下来，在村子古朴的气象中，他立刻感受到一种闲适的情致。向旅馆一打听，果然是这一带雪国中生活最安逸的村落之一。前几年，火车还不通，据说这儿主要是农家温泉疗养地。有艺妓的人家，多是饭馆或卖红豆汤的小吃店，门上挂着褪了色的布帘，只消看一眼那熏黑的旧式纸拉门，不由人不怀疑，这种地方居然还有人光顾；而那些卖日用品的杂货铺或糖果店，也都雇上一名艺妓。大概因为是师傅家的姑娘吧，即或没有执照，偶尔去宴会上帮着应酬，也不会有哪个艺妓说什么闲话。

“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呢？”

“艺妓么？有十二三个吧。”

“哪一个好些呢？”岛村说着便站起来去按铃。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艺妓。一见之下，岛村刚下山时那种对异性的渴念，顿时化为乌有。黑黑的手臂，瘦骨嶙峋的，不过人好像未经世故，显得很老实。岛村脸上尽力不露出扫兴的神色，一直朝艺妓那边看，其实是在一味眺望艺妓身后窗外那片新绿的群山。约摸过了一小时光景，岛村寻思如何打发艺妓回去，忽然想起收到一笔电汇，借口要赶时间上邮局，便同艺妓走出房间。

然而，一出旅馆大门，抬头望见新叶馥郁的后山，像

禁不住诱惑似的，拼命向山上爬去。

直到觉得累了，才一转身，撩起浴衣的后摆，一口气跑下山来。这时脚下飞起一对黄蝴蝶。

蝴蝶相戏相舞，一会儿便飞得比县境上的山还高，黄黄的颜色，渐渐变白，越飞越远。

“怎么啦？”师傅家的姑娘站在杉树荫下，“笑得真开心呀。”

“算了，”岛村平白无故又想笑，“我不找了。”

“是么？”

姑娘蓦地转过身，缓缓地走进杉树林里，岛村默默地跟在后面。

杉树长得很高，非要把手放在背后，撑在石头上，仰起上半身才能看到树梢。

“是我弄错了。从山上下来，头一个见到的就是你，糊里糊涂，以为这儿的艺妓全很漂亮。”岛村笑着说。这时他才发现，在山上待了七天，养精蓄锐，之所以想把过剩的精力一下子消耗掉，实在是因为他先就遇见了这个洁净的姑娘。

她凝目远望，河流在夕阳下波光粼粼。

“对那孩子，真过意不去。”

“那有什么，多咱打发回去，还不是随客人的便。”

河里多石，水声听来圆润而甜美。从杉树的树隙望去，可以看见对面的山，襞皱纵横，渐渐黝暗下来。

“除非找个跟你不相上下的，否则以后见到你，心里会

感到缺憾的。是不是？”

“那谁知道！你这人可真难缠。”她面带愠色，刺了岛村一句。然而，两人之间感情的交流，和没有叫艺妓之前，已全然不同。

岛村心里明白，自己要的，原本就是她，只不过方才照例在兜圈子罢了。他对自己感到厌恶之余，看着她却觉得格外俏丽。自从她在杉树荫下喊住他之后，她人陡然间好像变得超尘脱俗起来。

笔挺的小鼻子虽然单薄一些，但下面纤巧而抿紧的双唇，如同水蛭美丽的轮环，伸缩自如，柔滑细腻。沉默时，仿佛依然在翕动。眼角既不上吊也不下垂，眼睛仿佛是故意描平的，看上去有点可笑，但是两道浓眉弯弯，覆在上面恰到好处。颧骨微耸的圆脸，轮廓固然平常，但是白里透红的皮肤，宛如白瓷上了浅红。与其说她艳丽，而不如说她长得洁净。

“你瞧，不知什么功夫飞来这么多蚊蚋。”她掸了掸衣服下摆站了起来。

在这片寂静之中，一味这么呆着，两个人就只会百无聊赖，意兴阑珊。

那天晚上，大概十点钟光景，姑娘在走廊上大声喊岛村的名字，咕咚一声闯进他房里，一下子扑在桌上。醉醺醺地乱抓上面的东西，然后就咕嘟咕嘟净喝水。

说是去年冬天在溜冰场上认识的几个男人，傍晚翻山而来，正好遇上了。于是邀她顺路来旅馆玩玩，并叫了艺